

中蘇文化之交流

鄭建可

中蘇文化之交流

郭沫若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中蘇文化之交流

著者 郭沫若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基本定價 三元
出版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三弄四號
外埠酌加郵運費
五元四角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再版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三弄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47] [Q242] S.3001-6000 (P.192)

序

這兒所蒐集的十九篇小文章，是好幾年來，斷續地寫成的，有好些已經收在別的集子裏面，但我現在爲了讀者的方便，把它們『方以類聚』地集成了這個小冊子。從這裏可以看出中蘇文化之交流上的一些局部的切面，至少是我自己的一點管窺和菲見。

中蘇兩國的關係，特別是文化的交流上，今後は會愈加密切的。蘇聯的民主文化，有一日千里之勢的進程，而我們應該向蘇聯取法的地方實在很多。我自己很慚愧，並不通曉俄文，因此對於這樣重要的關係，以往不會有，今後也恐怕不能有多麼大的貢獻。

但我要誠懇地奉告青年讀者：最好不要再蹈我們的覆轍，請把關心英美文化

的程度，至少分一半來關心蘇聯文化吧；請把學習英美文字的鐘點，至少也分一半來學習俄國語文吧！蘇聯的文化毫無疑問，在某些方面已經駕過英美，在不久的將來，在一切方面都會駕過英美的。我們只要不想落後，無論社會科學方面或自然科學方面的朋友，都請注意到這件事情。

整整三年前，我曾經去蘇聯遊歷過一次，回國後寫成了蘇聯紀行一書。那本小書至今似乎都還可以一讀。因此，我要學毛遂白薦：請讀這個集子的朋友也把那個小書來翻閱一下，對於蘇聯文化的了解是不無小補的。

郭沫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於香港

目次

序

中蘇文化之交流.....1

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10

答「國際文學」編者.....10

活的模範.....13

追慕高爾基.....13

契珂夫在東方.....16

悼念A·托爾斯泰.....16

向普希金看齊.....17

序「不朽的人民」.....26

「亞洲蘇聯」序.....	七
序「蘇德大戰史」.....	九
讀了「俄羅斯問題」.....	六
看了「侵略」.....	六
出了籠的飛鳥.....	五
學習歌頌不完的偉績.....	七
奉行國父遺教，向蘇聯看齊.....	一〇
蘇聯問題二三事.....	一〇
世界和平的柱石.....	一三
駁胡適「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	一三
附錄一 歷史要重演嗎？（周毓生）.....	一四
附錄二 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胡適）.....	一五

中蘇文化之交流

文藝是現實的反映，生活的批判。各個民族因為有他們內在的遺傳因素和外在的自然條件的不同，便會形成一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由這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產生出各種有特殊性的意識形態。文藝便是這其中的一種。各個民族的文藝在或多或少的差別性上是有他們的獨特的內容和風格的。因而民族文藝的交流可以使文藝形態的多樣化，且更能動的地使民族生活交互受其影響而生變革。

中國的舊文藝，受印度的影響最深，繪畫、雕塑、建築等造形美術部門是顯而易見的。音樂，自南北朝時代以來，起了一番創時期的革命，事實上是以西域（特別是龜茲等國）和南詔為媒介，間接地受着印度的影響。文學方面也是同樣，而以詩歌及戲劇文學為最著。詩歌，無論是所謂貴族形式的文言體或所謂民間形

式的白話體，都深刻地表示着印度的烙印。唐宋詩人多感受着印度的佛教思想，是無庸例證的事實了。唐宋以來的民間文學，自燉煌所存的唐代的『變文』多數發現以後，那烙印的深刻逕直可以驚人。『變文』是韻文和散文相間的一種講唱體，起初大概是用以演變奧澀的佛經，即佛經的通俗化，後來並用以演變民族故事。那形式在中國是嶄新的，毫無可疑的是由印度傳來。待傳到中國，用以演變民族故事的階段，便成爲了中國的有力的民間形式了。以後的寶卷、彈詞、鼓詞等不用說是淵源於此，就是明清兩代的幾部章回體的小說傑作，我們敢於相信也是從這兒禪變出來的。

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藝，是促成於歐美近代文學底多量介紹，但如耶教聖經的白話翻譯，我相信也是有着助產作用的。歐美文學，其國別的對我國新文藝的影響，依文藝部門而不同，但如以小說而論，俄國文學的影響，無疑地是佔着領導的地位。俄國舊時代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抵是被翻譯了。果戈里、屠格

涅夫、安斯退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珂夫，這些作家的名字，對於中國的文藝工作者，與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吳敬梓、蒲松齡等有同樣的親切，甚至還超過他們。

近十年來的關於高爾基的介紹，尤其值得振筆特書的。他的影響簡直是超文學的。他被中國的作家們崇敬、愛慕、追隨；他的生活被賦與了神性，他的作品被視為『聖經』，尤其是他的文學論，對於中國的影響是決不亞於在蘇聯本國。文藝工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創作過程，普遍而深切地受着指示。我們藉此不僅可以知道應該如何去創作或創作些什麼，而且還學習了應該如何生活或成爲一個怎樣的人。高爾基在我們文藝工作者的精神上所佔的地位，在中國長遠的文藝史上，似乎還找不出一個人可以和他匹敵。

中國的舊文藝對於別的民族的影響，就遠東方面來講，斷然地是燦爛可觀的。如安南、朝鮮、日本，可以說整個是受了我們的感化。但除掉這幾個國家外，對

於印度對於歐美的反響，無可諱言地便沒有這樣的強烈了。尤其是近代，文藝的交流，差不多僅是片面的。就拿中蘇兩國間的文藝關係來說，由蘇聯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品可以說是洪流；由中國介紹到蘇聯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條溪澗。我們知道，魯迅、茅盾、丁玲和若干東北作家的作品是被翻譯了，而且是備受着歡迎，但無論從質或量上來說，是斷難同俄國文學成對比的。我這樣說，也並不是故作擧謙或者有什麼芥蒂，我只是照事實說，照個人的感想如實地說，我相信這個事實是為我們所有目共睹的。發生這個事實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由於中國新文藝的歷史，為時僅僅二十年，在這樣短促的期間不會有多量的傑作出現。但是作家的修養不夠，技術水準不高，努力不足，似乎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主持文藝教育或行政的人，不能從高處遠處着眼，不能全盤地有計劃地從事於作家的培養、作品的獎勵，去促進文藝的發展，補償落後的缺陷，反而每每發揮着掣動機的效能，似乎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為文藝的前途着想，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這些

礙難令人滿意的事實，我們極誠懇地希望能夠把它們改正過來。我們應當加緊的直追，然後才可以補償我們的落後。我們不僅是落在世界偉大作家的後面，而且是落後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的偉大事件的後面。記得高爾基曾經鼓勵過蘇聯作家，要他們以中國的歷次偉大事件為題材。我們身為中華民族的兒女，生在偉大事件的激流當中，我們是應該起一種怎樣的責任感呢？

為要補償這些缺陷，在我們應該努力的方面自然很多，但在如何促進中蘇文藝的交流上，我們是懷抱着誠懇而迫切的期待的。俄國文藝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尤其是那所反映的寶貴的革命經驗。以前的介紹是無系統的無計劃的，革命以後的文藝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也還不多。而且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作品的欣賞和觀摩，我們所需要的應該還要加上作品的創作過程和作家的處理題材的方法與生活態度。這樣的要求僅靠文學的介紹是難得滿足的。就從蘇聯一面來講，蘇聯對於我們中國的關心，可以說是到了至矣盡矣的程度。蘇聯的朋友們同樣迫

切地需要中國的作品，這一方面固然出於他們的前進不忘的精神，企圖由中國作品中無論從形式或內容方面，吸取應有的營養，以促成文藝更高級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也是飢渴着中國作品所反映着的中國的現實——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要從文字方面來滿足蘇聯朋友們的需要，我們很慚愧，我們的筆實在未盡能緊緊地追隨着我們偉大的現實。因此我們除作品介紹之外，也應該還要考慮別的方法來滿足這樣的要求。

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作想：

一、我們希望中蘇兩國的文藝工作者今後能夠經常地交互聘問與交換講學。以前有位俄國作家愛羅先科曾到過北平，和魯迅及其他的人發生過美好的交誼，他在北平也講過學，他在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史上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功績。我們更想到杜威、羅素、太戈爾之來華講演所留下的影響，我們禁不住有對於蘇聯作家或文化人來華講學迫切的期待。至於由我們中國向蘇聯的貢獻，這一次有我們文

化大使邵力子先生的聘蘇，受着全國朝野上下一致的支持，我相信一定有相當的禮物帶到我們的友邦去的。我們的友邦對於邵大使一定會有超度的歡迎，歡迎他所帶去的中國學問和中國現實。

二、我們希望中蘇兩國的文藝藝術團體今後能夠經常的相互往來並交換表演或展覽。最近蘇聯方面所舉行的中國美術展覽會，在莫斯科大受歡迎，這是極有意義的措施，在我們是值得效法的。由無線電的兩國音樂演奏的交換，也於藝術價值之外，增加了二大民族的感情的親密。但我們因而更增進了對於有血有肉的人的接觸要求，我們如能達到兩國的藝術集團經常交聘的地步，豐富彼此的經驗，增加彼此學習的機會，所表現在各方面的效果必然更加宏偉的。記得在蘇聯為美術展覽會徵集中國美術期中，曾經有過中國演劇集團聘蘇的提議，結果因為人選問題未能實現，覺得是很可遺憾的事。以人材本位為原則，凡真正足以代表現階段的某藝術部門的人，都得膺選，應該是毫無問題的。「公生明，偏生暗」。只

要純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一秉大公至誠的態度，問題便會明朗化了。

三、我們希望着中蘇兩國的文藝能夠更有計劃更負責地不斷介紹與翻譯。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乃至他的作品全部希望有至善的移植。例如高爾基作品的全部，我們便希望翻譯到中國來。但執行這種計劃最好是要有統籌的機構，而且還需要中蘇兩國人士的通力合作。除作品本身之外，作品產生過程的創作方法，也需得盡量介紹。離開文藝立場來作一個譬喻，這個要求便更易明瞭。譬如我們需要蘇聯以工業生產品來幫忙我們，但我們自己是不是有進一步去學習生產方法的必要呢？我自己有一位朋友是兵工廠廠長，他就託過我徵求蘇聯的關於工場組織法之類的書；又有一位研究農業改進的朋友，他也囑咐過我徵求蘇聯集體農場的方案。文藝作家們的要求，應該不是兩樣的。或許有人會說：文藝的創作並不同於農工業的生產。但那種觀念是已經相當過去了。文藝創作，我相信是同樣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促進的。快速度的藝術機械化部隊，如電影，更是明顯的例證。

以上拉雜地根據大家的意見和個人的感想，我寫出了一些希望。這些希望當然是希望他們不要僅是希望。爲要實現它們應該還要有詳細的步驟，這要讓別的專門的朋友來設計，不是我個人所能周慮，也不是這篇小文所能詳述的；但我懷抱着極誠懇的熱望，預祝中蘇兩大民族更密切的融洽與兩大民族的文藝之間更高階段的發展。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〇日

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

——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中蘇文化協會講

主席，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今天中蘇文化協會舉行講演會，要兄弟先來講中蘇文化之交流，這個題目非常宏大，範圍廣泛無量，各位不用說都是很瞭解的。文化的範圍很廣闊，凡是人爲的一切進步的事物都應該歸在文化範疇裏面。再從歷史上來講，我們中國的文化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並不是從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才有，實際是自有中國歷史以來就有中國的文化；同樣，蘇聯的文化也不是從蘇維埃成立以來才有，自有俄羅斯歷史以來，就有蘇聯的文化。範圍既這麼廣闊，中蘇兩國的歷史又那麼長